

现代西方 文学理论流派

A. 杰弗逊 D. 罗比等著

李广成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9

2

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流派

A.杰弗逊 D.罗比 等著
李广成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 COMPARATIVE STUDY

Ann Jefferson and David Robey

据Barnes & Noble Books 1982初版译出

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流派

A.杰弗逊 D.罗比 等著

李广成 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90千字

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301-00710-8/1·130

定价：4.60元

译者序

西方文学理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迅猛，流派繁多，众说纷纭，而我国自解放到执行开放政策前，一直对此持虚无态度，所以既无从批判也无法借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国内所能见到的外国文学理论书籍，真是凤毛麟角，研究者更是寥若晨星。目前对我国文学理论状况，正在进行更全面和更深刻的探讨和研究，这就要有比较和借鉴。但我们可以用来比较和借鉴的材料很不足用，因为至少缺少西方文论近三十多年的发展状况，其中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西方的发展。在这期间西方文论出现了许多纵横交错的流派，并出版了蔚然可观的书籍。面对这种五色缤纷的状况，我们很难窥其全貌。《现代西方文论流派：概论和比较》正好给我们做了全面而又系统的介绍。这本著作论述简明扼要，来龙去脉讲解清楚，并对各个流派做了比较，是一本全面介绍西方文论现状的难得的好书。所以，译者不顾自己才能浅薄，将此书介绍给广大读者。本书是文学理论研究者及爱好者的必备之书，也是高等学校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参考用书。

二十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发展惊人，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都有许多新的理论产生。这又造成文学理论的迅猛发展，各个流派都要从不同理论、不同角度给文学理论上的种种问题以更科学、更深入的解释。流派众多、学说纷纭，如何概述和比较呢？本书的四位作者对各个流派从五个方面论述，这样既便于概述和比较，也统一了全书

的体例。这五个方面是：一、某一理论如何规定文学作品的文学特性。二、如何论述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三、怎样看待读者的作用。四、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五、这一理论怎样看待作品的媒介——语言——的问题。这种概述的方法或许受到美国批评家M.H.艾布拉姆兹（Abrams）的启发。艾布拉姆兹在他的名著《镜与灯》中，从宇宙、作品、作家和读者四个互相关联的因素分析过去的种种文学理论。本书的作者们增加了语言因素，这当然是需要的，也显示了作者们的深知卓见。从比较各派理论说，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各派的比较，本书能够紧扣要害；立论较为客观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西方文论涉及面广，与哲学、心理学及语言学等关系密切，所以有许多新的名词和术语，另外还有一些理论家自己制造了一些术语，翻译起来很棘手，也很难统一。就拿最常见的“text”一词来说，国内有人译为文本，也有人译为本文，本书译者以为汉语中原有词“篇章”很接近结构主义者使用此词的意义，不区分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甚至演说词也可算作text。在一些社会语言学的译文中译作“语篇”，也是切近的。但是译者没有一遇text一词就译为“篇章”，译法根据上下文而定。译者希望自己的译文能够准确地、通畅地表达原文，但限于文学理论修养浅薄，文字能力有限，不当和错误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目 录

引 论	A. 杰弗逊 D. 罗比	(1)
第一章 俄国形式主义	A. 杰弗逊	(19)
第二章 现代语言学与文学的语言	D. 罗比	(47)
第三章 英美新批评派	D. 罗比	(83)
第四章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A. 杰弗逊	(108)
第五章 现代精神分析批评	E. 赖特	(140)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	D. 福尔加齐	(167)
引语索引		(216)
概念索引		(233)

引 论

A. 杰弗逊 D. 罗 比

文学理论在本世纪已经发展为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部门，被作为专门的、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和讲授。当然，它不是一门完全新的学科。哲学家、作家、批评家和有关学者历来不断地探索文学实践中的理论问题，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文学理论家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一系统，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现代文学理论和这些先驱者的论述有许多共同之处，并且受益匪浅。但是，现代文学理论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又与这些论述不同，就是文学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所占的地位。

为了划清现代文学理论的一般范围，我们须要把现代文学理论和与其紧密相关的两个学术区域区分开。一是可以归为美学的对文学的哲学思考，另一个则是作家对创作本质的思考。我们通常谈到的文学理论，显然是指与这两个范围重迭而又深受其益的东西；但现代文学理论这个术语所涉及的则是些大不相同的东西，本书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此一术语。

现代文学理论的显著特点是它与实际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有密切关系。美学是从哲学观点，艺术的一般概念，例如美和价值，来开展研究的。尽管文学批评曾一再地从美学汲取营养，美学与实际文学研究的关系是很有限的。现代文学理论与实际文学研究有更为广泛的特殊关系，因为它是在密切联系实际的文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它不仅与文学的特征有直接关系，而且也 and 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独特目的相关联。

基于上述道理，现代文学理论与作家论创作是不同的，尽管这些论述常常影响理论。作家关于文学的论述对批评家和学者进行理论研究在多数情况下只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研究某一作家时，文学研究一向对于该作家对创作的看法给予充分的注意，但这仅作为作品的“背景”的一部分而已。只用这些看法解释作家的动机和意图，说明作品的特点，但总的说来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研究某一作家的方法。例如，在研究马拉美的（Mallarmés）诗歌时，我们才研究他对文学的看法，但没有一个批评家会让马拉美的观点影响自己批评活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和研究的实践有极为重要和密切的关系：它的目的是既要阐释又要对包括文学理论的文学研究本身提出问题。现代文学理论首先是个怎样看待实际文学研究的方法的问题，所以，它常常是对原有的研究方法的挑战。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文学理论是多么急需，如果我们考虑到有两种研究方法仍然影响深远，而它们又都是各不相同地反理论的。第一种是在实证主义名义下进行的研究，第二种是最近几十年在英国颇负盛名或者说颇受指责的一种文学批评，即 F. R. 里维斯（Leavis）的批评。我们各大学里讲授的文学研究课程多半是这两种方法。

为了便于阐述，我们首先要把研究和批评的区别说清楚。应该说，我们并不十分强调这种区别，尤其从理论角度研究文学时，这种区别显得更是无足轻重，所以在本书中除去特别有关的地方，我们使用批评这个词也就是指研究。但批评一词的通常用法是指阅读文学作品之后，对获得的感受进行探讨。批评是描述、解释和评价文学对读者所产生的意义和效果，而读者要有一定能力，但不必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研究则不涉及阅

读经验，而关系到阅读以外的种种因素：作品的产生，手稿的改动以及一些普通读者不必关心的因素。批评不必一定是学术性的，常常仅是个人的或主观的意见，当然，也可能有独到的和精辟的见解。文学研究是种专门活动，正象其它学科一样，也以见解的独到和精辟为目的。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常指一种总的态度，而不是一种特殊方法或思想派别。但最初包括实证主义的一些最新支脉，如A. J. 艾耶尔 (Ayer) 的逻辑主义-实证主义是指一门独特的认识论哲学，首先在法国哲学家孔德 (Auguste Comte) 的著作中得到阐发，一八三〇到一八四二年他发表了他的不朽著作《实证哲学教程》(*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简而言之，这门哲学的目的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则延用到“艺术”学科上。这位实证哲学家重视的是所感知的事实而不是概念，以及事实是怎样产生的，而不是为什么产生；一切不以感觉为证的知全被认为是空想。十九世纪后半期，这种实证主义对欧洲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文学研究方面。

法国学者泰纳 (Hippolyte Taine) 在一八六三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的引论中最集中地概括了实证主义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泰纳认为，必须把文学作品看成为个人心理的表现，而个人心理又体现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以及所属的民族。人类的一切成就全可以用这三个因素解释，泰纳用三个词总括于一个公式中“民族、环境和时代” (Taine 1863 iii-xlvi)①。所以文学研究的目的是用这三个因素对作品做因果解释；

① 本书各章中，在引用的材料之后，均将作者，原书书名、其出版年月及页数列入括号之内。引语索引按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刊，读者可以查出原话出处。——译注

按照泰纳的看法，这样进行的文学研究将成为一种科学史，其地位和方法可与自然科学相比。

这一极为乐观的科学看法已很陈旧了，但可以不过份地说，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泰纳对文学研究的性质和方法的这些假说，在极大程度上指导了欧洲和美国的文学研究，并且至今对于英国学术界仍有重大影响。正统的实证主义者单纯地从产生作品的事实或起因研究文学：作者生平，记载下的写作意图，作者的社会和文化的背景，素材的来源等。用常用的术语说，这种研究作品的方法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这种研究方法，除了从语文和历史角度研究之外，涉及的不是作品本身的特点。这种方法使用语言学史解释词语的意义，用各种历史学解释引证和典故；但对文学的价值和特征等问题则视而无睹，因为这些问题不能从事实本身或历史角度处理。说得更确切一些，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承认文学作品有特殊价值，但实际上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与其它历史文献没有区别的东西。

这种研究方法在今天的英国文学界还有多少影响，读者自己会看清。它还能得到一些运用，无疑地它也得到比我们以上所讲的更精深的论述。现代学者对文学作品的特性比十九世纪的学者考虑得更多，他们运用历史方法解释时，也常常更加谨慎。许多学者喜欢用历史的、事实的和外部的的方法对待篇章，并且不喜欢探讨与文学的价值和性质有关的一般问题，可以肯定，这是实证主义的影响。这一倾向的明显后果是，大部分文学研究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文学研究应该反映和解释文学在我们的文化中所享有的特殊地位。

不愿探讨文学的性质和价值造成现代文学研究没有满足另一种要求，而在其它学科，这会已经合理解决：文学研究对所

研究的题材应该提出适当的规定，以保证研究方法的明确和一致，并在向人们阐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上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如果请现代实证主义者规定文学研究的题材，他们会说，哪些题材值得作为文学研究对象哪些不值得，学术界是有一致意见的，而且也没有理由怀疑这种一致的意见。他们认为他们进行的文学研究是范围明确和具体的，援引历史的变化解释文学现象，而不探讨文学的内在性质。

然而我们完全可以怀疑，研究哪些题材堪称文学研究是否真有一致的意见。确实在教育系统中哪些作品受到学者的一致重视，是有公认的准则的，但这种准则只是习惯和学校的规定所造成的，而不能作为审慎选择题材的令人满意的依据。总之，教育系统之内或以外，对于文学价值以及对文学篇章与非文学篇章的区别，均有愈来愈多的、各式各样的甚至相反的看法。除实证主义外的文学研究中的其它思想发展对实证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中的选择题材时依据学术界公认的标准这一做法，产生怀疑。甚至即使假定确实有一致的意见，这种意见也不能给研究者提出适当的题材定义。实证主义的文学研究所能做到的只是指出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篇章，并希望人人会同意，这些文章可以构成一个特殊范围。一门学科这样规定它的题材，它的方法就不可能不是欠妥和混乱的，并对它的性质和目的也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阐述。

因为多数文学理论全都涉及文学的特性和特殊价值，所以它们能给文学研究提供基础，把这门学科建立得更合理更系统，这样的文学研究才能不辜负文学自古以来所享有的特殊地位。文学批评也会因此受益于文学理论，但文学批评之需要理论的角度有所不同，主要是它不象研究那样易于忽略文学的特性和特殊价值，至少F. R. 里维斯 (Leavis) 的反理论的方法

是这样的，他的批评总是牢牢地集中于他所认为的文学观点上的最重要的东西。在本书中我们没有篇幅充分讨论这种批评，我们只能谈谈里维斯和R. 韦勒克 (Rene Wellek) 的一次交换意见，韦勒克即是与A. 华伦 (Austin Warren) 合写颇有影响的《文学理论》的作者。这次交换意见是在一九三七年的里维斯创办的杂志《审察》(Scrutiny) 上发表的，其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概述了里维斯文学批评的指导原则，而这些原则对英国本国的英国文学研究有巨大影响。另一原因是这次交换意见进一步澄清什么是文学理论的问题，这与我们探讨什么是实证主义的研究不同。

这次意见交换是韦勒克寄给《审察》杂志的评论里维斯的著作《重新评价》(Revaluation) 的稿件所引起的。韦勒克称赞了这部著作，并表示在多数问题上与里维斯意见一致，但在很重要的一点上提出不同的看法。这本著作没有明晰地叙述和系统地辩护书中有关文学的特性和价值的论断。韦勒克把里维斯的主张略述如下 (Wellek 1937a:376)：

你的诗学与现实有严肃的关系，必须牢固地把握现实和对象，必须和生活关系密切，不可与实际的现世生活隔离。它一般应是有人性的，符合精神的健康与明智，从不应坠入个人的痴梦与幻想上说它又不是个人的，你的诗学中不允许有为了感情而抒发感情的东西……

韦勒克自己说，他大部分同意这些论述。但他只请里维斯做一件事，“多从抽象概念上辩护这一立论，并且对于大的伦理的、哲学的、当然最后也涉及美学等方面的取舍，要态度明确”。

里维斯的回答有力地维护了当时英国文学批评所广泛采用

的观点。总的说来，除了不多的保留意见之外，他认为韦勒克对他的批评原则的总括是准确的，但他坚决认为没有做出这种概述的必要。里维斯争辩说，韦勒克是作为一位哲学家，而不是批评家写出这篇文章，而哲学和批评是完全不同的学科。批评家的目的大体说来，和一位有能力的读者的目的一样，是“具体而充分地”“体会”（Leavis 1937:61）。此外，批评家所要做的便是将自己的体会传达给读者，而且他应以符合文学本质的方式传达：即通过运用语言——而语言不是抽象和一般的，而是具体的和个别的——去描述、比较和评价所涉及的作品。里维斯写道：“我的全部努力都在于用具体的判断和个别的分析来工作，不是此事与那一件事有这样一种关系吗？你认为这种事比那种事更好吗？等等”（1937:63）。韦勒克要求对批评标准做出抽象的表述，里维斯认为，这种表述很笨拙和不当，使读者不能具体地感受作品的重要内容。批评家不应使用概念论证自己的感受，而应力求将自己的感受直接传达给读者。

里维斯的主张至少在一个方面很有说服力，用直接了当的和具体的语言所叙述的批评更易读，也常常更有趣，这非韦勒克所要求的抽象讨论所能比，他给里维斯的第一封信正是很好的例子。但是我们说里维斯的文学批评能够引人入胜，不等于把他的文学批评做为文学研究的楷模。正如韦勒克在他的答信（1937b）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批评家的目的如何深广，如同里维斯的批评，为了直接表达他的“全部反应”，他不能不援用标准，不能避免使用概念。如果读者持有同样的标准，并且能够理解和同意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便不会产生什么困难。但是里维斯式的批评的弱点是不能恰当地对待不同意见。里维斯本人正是这样，尽管他对读者的态度显然是虚心的（这

一点不是与那一点有这样的关系吗？），但他对待讨论中的反面意见只是简单地不予理采。不谈他对理论化的坚决反对，事实上他也很难做到理论化，因为文学批评中的许多不同意见，甚至大部分不同意见，是在文学性质和批评目的的原则上有差别。里维斯所谓的哲学（我们更愿称之为文学理论）当然永远不能解决这些分歧，但文学理论至少能使我们理解这些分歧并能条理清晰地讨论它们。尽管现代文学研究的特点是批评方法纷纭，但弄清这些原则的分歧是最根本的事。

概括上述各点，我们可以说文学理论不仅提供研究不同批评观点的方法，也为建立更合理的、恰当的和自觉的文学研究提供基础。我们这样说显然是在强调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及研究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且我们也要强调这种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说理论不仅指导和推进实践，而且也从实践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因为批评家和学者对具体作品所提出的问题和文学理论对一般文学所提出的问题，就性质说二者是一致的。文学理论不是凭空而生的，大体说来是因为读者、批评家和学者在实际研读作品中遇到问题，应需而建立起来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详细地列举文学理论应当提供答案的各种不同问题，我们列举的问题是批评家和学者对具体作品一向所提的问题，只是提得没有什么系统。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文学理论的目的就是引起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注意，使它们得到更多的思考，表明可用许多不同的方法给予回答，并表明不应不加评判地采纳既定的解答方法。

从根本上说，文学通常被认为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通。正象普通的语言交通一样，说话人对听者发出信息，作家则对读者发出文学信息，或者说文学篇章（literary text）。具体地说，文学篇章是有关一定事物（内容、现实等）的，并

且是用语言写的。上句中的前一部分用来解释文学篇章应是具有特殊目的的讲述形式，写出来是因为有话要说；后一部分是把文学和其它不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分开来。所以，文学的初步定义或可这样表述：作家用语言向读者发出的有关现实的文学题材。

这一定义可以说纯系假定。它仅包括一系列的可能性，它的各个部分都会受到质疑，而实际上大多数理论也都是更加集中地论述某些问题，甚至不去涉及其它问题。所以，将这定义的基本轮廓列为一组问题，向一切文学理论提出：（1）这一理论怎样规定文学作品的文学特性？（2）这一理论怎样论述作家与作品间的关系？（3）它赋与读者的作用是什么？（4）它怎样看待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5）它赋予作品的语言以什么地位？我们现在逐一地并略为详细地探讨这些问题。

（1）作为文学的篇章（text）^① 使用“文学”这个词时，通常好象其含义已经确切无疑，而事实上这一词的定义的范围和前提就有极大差别。现代给予文学的定义极为狭隘，我们在所谓的文学篇章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只是范围广阔得多的“学问”（letters）的一部分，“学问”这个词并没有区分我们现在已区分开的文学篇章和非文学篇章。从这一词义的变化，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给文学下定义应当采用所谓的“机能”定义。这就是说，我们要从本质上把文学看成和其

① “text”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为结构或编织。在英语中指词语的安排或组织，所以它既可以指书面语言也可指口头语言，包括一切文章或讲演等。现在通常译为本文或文本，不能完全表示“text”一词的意思，中文的“篇章”一词，《现代汉语词典》注解为泛指一切文章，接近原文，所以本书中译为“篇章”。译者遇到“text”一词时，根据内容而定，不是处处译为篇章。——译注

它的社会机制和文化机制相似，所以文学的特性和功能也随产生它的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多数文学理论没有采取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而企图给文学下个普遍的定义，或给文学的有关范畴，例如诗歌、言语艺术等下普遍定义。这类定义众说纷纭，随着对文学特性的理解不同而不同，例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把一切都归结为文学的独特性质，而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只把文学视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标志着文学独特性的要素的性质也会改变，俄国形式主义者从文学与普通语言的关系来规定文学的独特性，而马歇里 (Pierre Macherey) 则从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规定。

多数理论都包括对文学篇章的形式特征的评价，因为即使最简短的文学定义通常也含有对形式的看法；一般认为文学是比普通交际更有定型和组织的一种信息。对文学的各种形式因素所起的功能，各种理论论述不同，过份强调内容的文学观会把形式看成只起装饰或辅助作用。略为复杂的理论会将描写的任务归入形式，而规定内容不仅为所叙述的事情，也包括叙述的方法。新批评派就是这种看法的典型例子。其它漠视文学的非文学内容的理论认为形式特征优越于作品中的任何描写功能，于是把文学内容看成象形式一样是伴随的，正如偏重内容的理论看待形式一样。急于建立文学的独特性的理论是以侧重形式为标志的，所以问一种理论给予篇章的形式因素以什么地位，也就是用另一种方法触及了这一基本的但又烦人的问题。

(2) 篇章和作家 在文学研究中作家生平历来起很大作用，但自从美国新批评派的批评家们提出“意图谬误” (intentional fallacy) 的问题之后，有人便开始认为对生平的关注实际上会是研究作品的障碍。大体说来，文学研究给予作者的重要性和给予文学特性的重要性成反比。强调文学特性

的理论对作者的作用往往认为是附带的，例如，新批评派和俄国形式主义者都觉得需要压低作者的作用，以确保文学研究的独特性，免得成为二流的历史或心理学。那些把作家当作研究的中心材料的理论，对支配作品的作家意图的自觉程度，以及如何解释作家缺乏自觉性，有很大差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正统的弗洛伊德派（Freudians）对这类问题有很不相同的解释。

（3）篇章和读者 本书中所探讨的许多理论都很重视读者的作用。然而不久以前在文学交际中读者仍然是最被忽略的因素。一些文学理论自诩有科学依据，无疑这是读者作用被缩小的主要原因，对作品的易变的主观反应，好象是和理论的系统性有矛盾，俄国形式主义者一定是这样感觉的。他们特别将主观反应从他们的理论中排除出去，因为他们认为主观反应是不科学的，所以，可以这样说：形式主义者认为读者只是消极地审视作品的特点，所以，可以通过客观的科学分析确定这些特点。

I. A. 瑞查兹（Richards）不同于一般批评家，他把科学的目的与重视读者反应结合了起来。他的出发点是较为单纯的读者心理，最近文学理论重新重视读者的作用，并用更复杂的说法解释读者作用。用现象学解释读者作用的康斯坦斯学派（Constance School）（本书没有探讨此派），不再认为读者纯属个人的和心理的范围，而是具有文化和历史的功能，怎样读作品是由读者的历史知识和文化修养所决定的。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他的《S/Z》^①中得出相似的看法，他说明读者的文化水平和文学修养影响篇章的实际写作，作品

① 《S/Z》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尔特一部评论著作。——译注